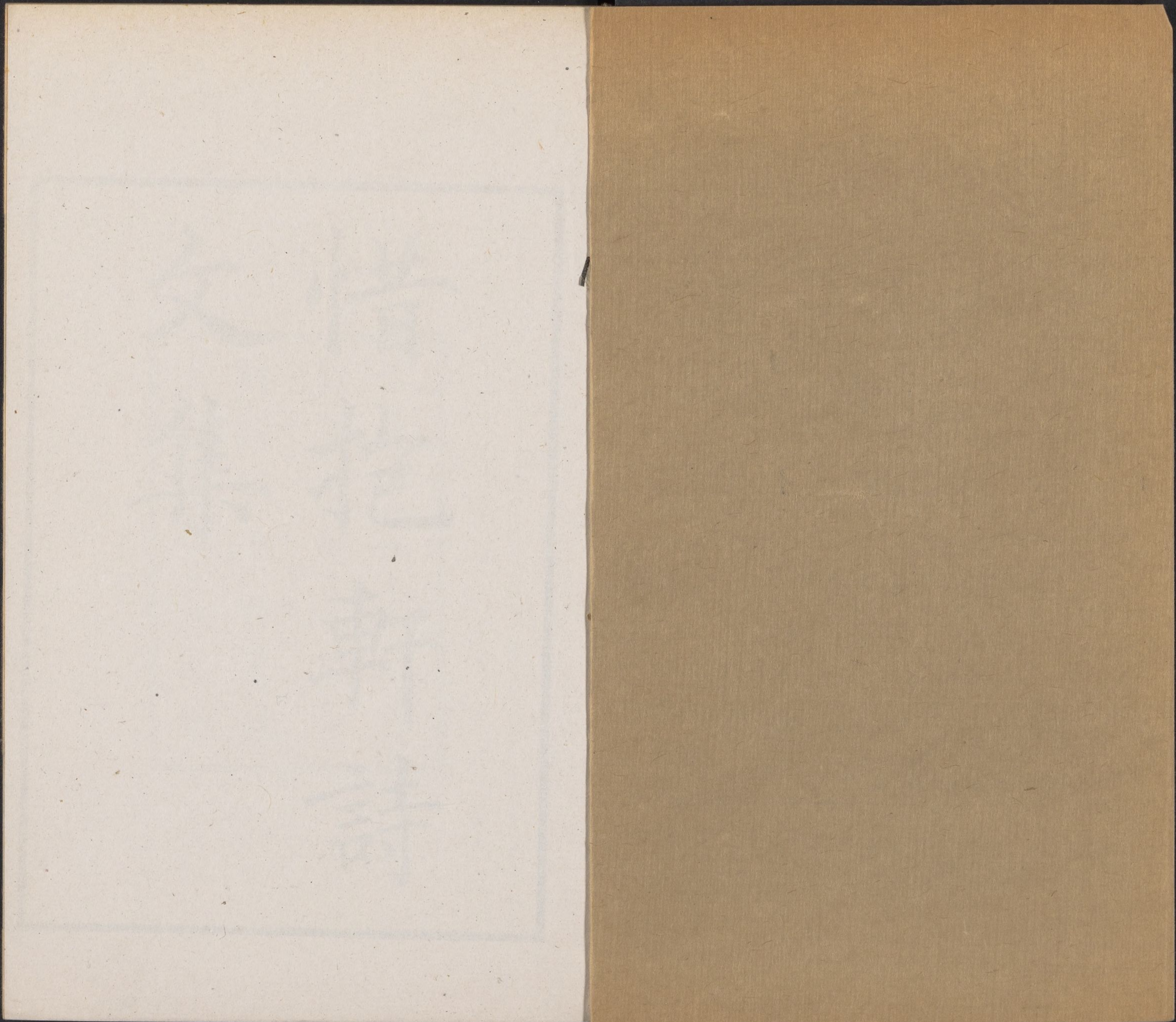


5485/84(1)
c2

惜抱軒詩文集

—



惜抱軒詩文集

上海涵芬樓藏原
刊初印本原書板
匡高營造尺五寸
七分寬四寸二分

吾鄉爲古文者自劉海峯先生後未有傳人從伯姬傳
先生入詞館數年性安恬退遂假歸以著述自任于書
無所不覽而所爲詩文辭清曠元遠尤注意于古文卅
餘年海內之士爭相推重如泰山北斗辛酉先生掌鍾
山書院學者籲求付梓共襄輯得若干卷而以古今體
詩附其後江浙之間始得爭先快覩而外間尚少傳播
丙寅余以庶常來掌粵秀書院篋中攜一冊見者紛紛
求索而卒無以應因集所得脩資重付剞劂俾海內推
重先生者皆得有所賞心于先生亦無所吝也卷帙仍
舊示無所增益惜乎先生尚有經說左傳補註及所選

詩古文辭未得攜來同付文梓一與嶺南人士盡觀爲憾也刻成爲書其緣起于端時
嘉慶十二年四月上旬桐城姚原紱識

惜抱軒文集目錄

桐城姚鼐姬傳

第一卷

論五首 議一首

第二卷

考三首

第三卷

序八首

第四卷

序二十三首

第五卷

跋尾題辭十六首

第六卷

書十六首

第七卷

贈序六首

第八卷

壽序十二首

第九卷

策問十首

第十卷

傳七首

第十一卷

碑文三首 墓表七首

第十二卷

墓誌銘十首

第十三卷

墓誌銘二十一首

第十四卷

記二十四首

第十五卷

賦一首

第十六卷

祭文五首

惜抱軒文集一

論

范蠡論

范蠡之子殺人繫于楚蠡令其少子行千金於所善楚莊生救之其長子請行不許其後卒強以行於是莊生因爲入朝楚王而說之赦蠡長子聞楚將赦謂弟固可活矣入莊生家復取金去莊生怒竟說楚王論殺其弟人以此稱蠡始不欲遣其長子爲知也自君子觀之蠡固未嘗知也比之蹇曰比之匪人隨之震曰孚於嘉吉夫以匪人之比而望嘉孚之吉其可乎吾觀莊生非賢

惟拙軒文集卷一
者也其褊心與市井小人之爲慮無以異而蠡顧以其子之命委之烏得知方蠡子之進金莊生也如果不欲受卻之可也既思終還之則雖爲取去奚嫌焉蓋生以爲救蠡之子而其家不見德則不足以爲名又忿已以力爲人而反爲人所易故雖當其厚友之託不顧而必以術殺其子噫抑甚矣邱成子過衛右宰穀臣饗之欲託以其帑而未言及穀臣死迎其妻子分宅而居之晉叔向繫獄祈奚乘駟見范宣子言而出之不見叔向而歸夫受人之事則死生不以變其志急人之難而非爲名高此固古賢人君子所爲而蠡乃以望於莊生及其

不得反以爲其長子致之何其謬也且蠡當日卽令遣其少子如楚而其子之囚於楚者亦必不可救何則長子生而貧則吝而貴財少子長而富則亦驕而輕士今使膏梁之子忽視貧士指麾而爲之用則雖予之厚利而不甘況以莊生之褊心多忌挾殘忍以報睚眦設以少年輕肆之氣乘之蠡之子不愈危哉嘗考范蠡之行當其相越所圖皆傾險之謀及越破吳吳危急而求成句踐欲許獨蠡不可而必亟斃之其意蓋亦忍矣夫涖頻之水鱸鮪不遊離靡之草虎豹不居且暮之交君子弗與故必內行備而後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

州批轉文集一
后爲之謀則忠信而不私當其事則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貴擇交而蠡之所爲殘忍刻薄其事獨與莊生者相近宜其心賢之而欲倚以爲重也而豈知身受其禍也哉

伍子胥論

昔者嘗怪樂毅之於燕伍子胥之於吳皆以受任於先君之時及至嗣子棄之於是毅遂超然遠引而子胥乃戀戀不去終以諫死于吳若是之不同何也蓋古所謂忠臣之行必度其心之所安而後爲非以苟託於名義以自居而遂可也今夫毅之仕燕也所任者軍旅之事

耳惠王死而兵權奪毅雖留固無可爲矣當伍子胥困屈楚鄭之郊飄搖江海之間結吳光于草野之際一旦攝吳國而乘之卒以君臣相倚報父仇而成君之名于天下其與吳相得如父子手足員雖烏集起事而其實與世胄同國休戚者等吾意闔廬之死也必以吳託之子胥子胥亦必慨然任而不辭子胥之心方以爲受先君之恩寄社稷之重思盡其輔弼之任雖播棄而不忍自疏而不料夫差之終復不悛遂泯絕其身而莫之復省也設令子胥于驟諫不用之時卽引身去國人亦誰得而議之而樂毅之書至謂子胥不知主之不同量是

其行固不免爲天下之所譏而子胥終不肖以彼易此者蓋彼徒以求其心之慊然而無憾者夫豈以行事求白於衆多之口也哉或曰子胥之諫夫差其時季札與同立于朝季子親于吳而反不以諫死何耶蓋自諸樊戴吳欲以位傳季子而季子又以賢得民彼夫差者忌而遠之甚矣微子啟帝乙之長子也疑于紂而紂疏之故抱器適周而奉商祀微子季札之不諫知不可諫而以身存宗也伍員之諫恃夙昔之恩而冀君之一悟也而柳宗元乃從而非之以爲非吳親屬諫死爲過夫彼謂爲親屬者固宜死也而微子季札之不死又豈非親

屬者哉

翰林論

爲天子侍從之臣拾遺補闕其常任也天子雖明聖不謂無失人臣雖非大賢不謂當職而不陳君之失與其有失播諸天下而改之不若傳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傳諸朝廷而改之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翰林居天子左右爲近臣則諫其失也宜先于衆人見君之失而智不及辨與則不明智及辨之而諱言與則不忠侍從者擇其忠且明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設翰林百工皆入焉猥下之職也其後乃益親益尊益親益尊

故責之益重今有人焉其于官也受其親與尊而辭其責之重將不蒙世譏乎官之失職也不亦久乎以宜蒙世譏者而上下皆謂其當然是以晏然而無可爲安居而食其祿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革者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制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其爲言官也奚以異入而面爭於左右出而上書陳事其爲諫也奚以異今也獨謂御史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是故君子求乎道細人求乎技君子之職以道細人之職以技使世之君子賦若相如

鄒枚善敘史事若太史公班固詩若李杜文若韓柳歐曾蘇氏雖至工猶技也技之中固有道焉不若極忠諫爭爲道之大也徒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若唐初之翰林者則若是可矣今之翰林固不可云皆親近居左右然固有親近居左右者且翰詹立班于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不知近臣之職可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也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辭連筴而時書今之人不以爲其職也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爲出位夫以盡職爲出位世孰肯爲盡職者余竊有感焉作翰林論

李斯論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于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卽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于刻薄而便于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埽去三代先王仁政而

一切取自恣肆以爲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尙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卽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嘔蹙于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于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宴

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啞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于凶者蓋其自取邪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于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于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于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于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

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賈生明申商論

太史公曰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宏用儒術顯世多疑之果若是則公孫宏賢於賈生邪宋儒者以爲生上書謂醜髀之所非斤則斧以此待諸侯爲申韓之意吾謂不然生欲立法制以約諸侯王使受地有定不致入于罪而抗到之所以爲安全也斤斧以取譬耳豈刑戮謂

哉此不足爲生病然遂謂太史公爲誣賈生則亦非也夫戰國以來百家竝興雖或純或駁或陋且謬悖推本之彼亦各原於聖人之一端未嘗不可相爲用也顧用之何如耳冬必裘而夏必絺者時也齊甘苦酸辛鹹而御之者和也諸葛武侯當先主之時寬法孝直救李邕張裕其用意一出於慈仁乃以申韓之書教後主知其所不能也且賈生諸葛皆所謂天下之才識時務之要者矣申商明君臣之分審名實使吏奉法令而度數可循守雖聖人作豈能廢其說哉然使述此於景武之時則與處烈風而進翼者何以異良醫不能使鍾乳烏頭

之無毒而使其毒不爲患也惟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在於法制故賈生勸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則天下安此皆申商之長也申商之短在於刻薄賈生之知足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之刻特患不能用其長耳景帝之天資固薄矣提殺吳太子於嬉戲疏張釋之而誅周亞夫其資如此而鼂錯又以申商進之何怪有吳楚之難賢者視其君之資而矯正之不肖者則順其欲順其欲則言雖正而實與邪妄者等爾賈生當文帝而明申商汲長孺爲武帝言黃老彼皆救世主之弊和而不同豈如公孫宏匡衡之流雖號爲儒者誦說之辭洋洋盈

耳而適以文其姦說者邪周公之告成王曰詰爾戎兵
方行天下召公芮伯之告康王曰張皇六師若以此言
施之好武之主其害豈不更重於申商哉惟於成康之
時則無以復易矣吾嘗謂觀人之真僞與書之真僞其
道一而已世所謂古文尙書者何其言之漫然泛博也
彼以爲使人誦其書莫可指摘者必以爲聖賢之言如
是其當於理也而不知言之不切者皆不當於理者也

晏子不受邾殿論

大夫相滅而相并者是篡殺其君之漸也齊晉之未載
是已齊崔氏也亡而邑入乎慶慶氏也亡而邑入乎二

惠諸族其時大夫分邑子雅辭多受少子尾旣受而稍
致諸公陳氏不取邑而取百車之木是三子者以爲賢
於吞噬之甚者則可矣以其私家相取爲非人臣之道
則一而已晏子將明言其不義乎得罪一國而不可爲
也將從而受分乎違已之心而不忍出也邦無道危行
言孫其處喪則託曰惟卿爲大夫其辭邾殿則託曰畏
失富晏子之心固亦苦矣夫晏子之賢無愧儒者世乃
以孟子不欲比管晏及沮封孔子事疑其非賢是皆不
然晏子蓋盛德而才差不足又直陳氏得政之日事景
公庸主未嘗得君如管仲專也故其功烈非孟子王佐

之才之所希也然第曰管仲曾西所不爲不言晏子者重晏子之德也當孔子至齊以景公之庸懦豈遽能以季孟之間期以待鄰之一儒士哉此必晏子薦之故也及其不能用孔子此必晏子所痛而知其國之將亡不可救者夫何有反沮孔子事哉晏子以儉著春秋之後墨子之徒假其說以難儒者沮孔子封事墨者造之也故載于墨子非儒篇其言以儒者爲崇喪遂哀破產厚葬此墨者之陋說非麤穢斬以喪父盡禮者之言也諸侯裂地以封大夫此三晉田齊以後之事非孔子時國不過賜田邑之制也子長不能辨而載之世家雖大儒

如朱子亦誤信焉是以晏子爲世詬而不知其固非實也魯襄公十七年晏桓子卒平仲嗣立能爲喪禮又從平陰之役意其年必逾二十其後五十七年乃會夾谷計晏子必已喪矣晏子喪而後景公行事益悖而子長言會夾谷時有晏子吾益知世家言之多謬也

議兵

兵民分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復合者勢也今有人焉命其子弟入則挾筴操管而學書出則量庾藪權輕重度長短持算而營什一之利其子弟必無一能矣今君國子民者俛而使耕稼之農聽號令習擊刺舍田里安居

而履鋒鏑而輕死亡之難其病於衆庶而傷於國也亦明矣目不兩視耳不兩聽手左右畫則垂足跂立則先疲兵農兩爲戰則速敗而田野爲蕪萊國何賴此哉然古王者兵未始不出於農何也古之時征伐之事固少一旦戰而用其衆也至於萬人則爲多矣日行三十里而舍戰陳必以禮節焉擇素教之人而使進退止伐於疆場之交不啻爲揖讓俯仰於庭戶之內也夫何爲不可後世不然動以百萬之師決勝於呼吸之頃屠滅之慘川谷流膏血軍旅數動則士長齒槁馘於營幕之中當此之時士卒知戰鬥而已居則暴桀而與人若不同

類固不可使伏居井里而民苟非習於兵者亦不可使之復爲兵矣昔者湯之伐桀也民則曰舍我穡事湯至仁也以民爲兵不免於怨若後世之兵善撫循之或踴躍以從戎事豈將能賢於湯武哉兵與民分之故也昔者管仲用齊欲以兵服諸侯管仲知先王兵民爲一之制不可以決戰故參其國伍其鄙國中士之鄉十五五鄉爲一軍參其國故三軍以方行天下伍其鄙故野有五屬五屬皆農夫而已國則爲軍鄙則爲農雖不盡若唐宋以後之制而兵民之分自是始故齊之伯天下者兵習戰而農不勞是故管子天下才也謂兵不可擾農

亦不可盡一國而爲兵定以三萬人教以軍令使之足用是故兵必習戰農必習耕兵不習戰農不習耕雖多不如其寡已嗚呼後之爲兵者何異於管子也兵額多而不盡可戰又不欲養兵而逸之使之不習戰而習於百役自明以來運糧之丁其始兵也而卒不能持一梃以與怯夫爲鬥然以代民轉輸之苦尙有說也今之營伍有戰兵有守兵不習知戰守之事顧使之雜爲捕伺盜賊詰私販娼妓賭博之任無不與是直有司事耳使兵足任之而有司不能何以爲有司況兵藉是名而恐獨取財擾地方爲害者有之矣夫兵農惟不欲兼也故

使之專於爲兵今之紛然而呼於市而誰何於道路者夫豈非兼任也則又不若使爲農之爲愈也

惜抱軒文集一

惜抱軒文集二

考

郡縣考

周之制王所居曰國中分命大夫所居曰都鄙自國而外有曰家稍者矣曰邦縣者矣曰邦都者矣而統名之皆都鄙也鄭君云都之所居曰鄙殆非是宐曰鄙之所居曰都詩曰作都於向月令曰毋休於都然則都者鄙所居城之謂也見於詩書傳記凡齊魯衛鄭之國率同王朝都鄙之稱蓋周法中原侯服疆以周索國近蠻夷者乃疆以戎索故齊魯衛鄭名同於周而晉秦楚乃不

同於周不曰都鄙而曰縣然始者有縣而已尙無郡名
吾意郡之稱蓋始於秦晉以所得戎翟地遠使人守之
爲戎翟民君長故名曰郡如所云陰地之命大夫蓋卽
郡守之謂也趙簡子之誓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郡遠而縣近縣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以美惡異等而
非郡與縣相統屬也晉語夷吾謂公子絳曰君實有郡
縣言晉地屬秦異於秦之近縣則謂之曰郡縣亦非云
郡與縣相統屬也及三卿分范中行知氏之縣其縣與
已故縣隔絕分人以守略同昔者使人守遠地之體故
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統有屬縣矣其後秦楚亦

皆以得諸侯地名郡惟齊無郡齊用周制故也都鄙者
王朝本名故晉秦楚雖爲縣而未嘗不可因周之稱而
周必無郡之稱以郡者遠地之稱也秦之內史漢之三
輔終不可名之郡況周畿內乎周書作雒篇乃有縣有
四郡之語此非真西周之書周末誣僭之士爲之也

漢廬江九江二郡沿革考

自秦并六國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其後頗復增置然
世欲考秦置分土之實不可得而詳矣其大要自巴蜀
而下在江南地爲郡曰長沙鄣會稽江北地爲郡曰南
郡九江東陽皆緣江以達海漢興以秦郡居地太廣稍

情地轉文集二
分置焉昔禹貢九江之水居秦九江郡南今安徽淮南地及湖廣之黃州府皆秦九江郡也項羽分王諸將分九江爲二國其北封九江王黥布都六其南封衡山王吳芮都邾秦時呼禹貢衡山曰湘山而名潛霍山曰衡山始皇帝二十八年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是也故芮爲衡山王約有今安慶廬州黃州地矣而九江之水乃在衡山之國漢滅項羽徙芮封於長沙以黥布爲淮南王王九江衡山及江南豫章廬江豫章廬江之在秦不知地何屬也及漢爲郡以隸淮南黥布滅以布四郡封淮南王長長死文帝復封其三子安爲淮南王蓋得

黥布九江王時故地勃爲衡山王蓋得吳芮故地賜爲廬江王得豫章廬江夫廬江者其水出陵陽東南而西北流經彭蠡以入於江至今猶命彭蠡之山爲廬山云故漢之郡國以是名之也廬江王賜旣都江南地鄰越吳楚反時賜使使與越交通吳楚滅景帝以衡山王勃堅守不下吳楚內徙之爲濟北王以褒勃而疑賜徙賜王衡山收豫章廬江以斷通越焉其後伍被與淮南王謀收衡山以擊廬江絕豫章之口思得江南以通越云武帝元狩初淮南衡山旣皆以謀反國除淮南爲九江郡分其西爲六安國衡山國爲衡山郡漢二郡之立自

是始始者劉賈王鄣吳東陽三郡爲荆王吳故會稽也
賈死以封吳王濞濞時吳郡復名會稽又易東陽曰廣

陵景帝罪楚王戊削東海郡又削吳會稽鄣郡今史記作豫章

蓋傳吳楚以是反國除以吳廣陵爲江都國頗予以江

南鄣數縣故江都號爲得鄣郡而不得吳武帝元朔元

年江都國以推恩封易王子江南爲丹陽侯湖孰侯秣

陵侯及元狩元鼎間國皆除然後武帝於江南建丹楊

郡其東合吳傅海爲會稽郡其西南包彭蠡屈嶺爲豫

章郡而鄣吳廬江悉罷自秦於江南設鄣會稽二郡至

漢嘗分爲四五而卒爲三郡焉於是江南遂無廬江名

矣其後改衡山郡曰廬江然後廬江之名遂移於江北

也太史公猶稱九江衡山爲南楚褚先生始稱廬江郡

嘗歲時生龜長尺三寸者二十枚桓寬爲廬江太守丞

然則衡山之爲廬江其昭宣閒乎及平帝元始閒錄地

志者於廬江郡書曰廬江出陵陽云云此蓋沿武帝以

前廬江郡之舊說昭宣以後廬江之水不在廬江而在

豫章也九江廬江二郡始爲九江衡山國時北界淮南

界大江東抵滁水西循安豐以南其形截然以方及漢

以邾屬江夏郡則西南缺焉史言衡山王賜當朝道過

淮南壽春苟賜因吳芮故都都邾則往長安不經壽春

賜都蓋處其東疑賜來王時漢削其邪自是郡無邪也
漢郡二國一其縣三十二今州縣二十七

舒 蓋得今舒城南桐城北及廬江縣地左
傳杜注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又云廬舒城之地
屬廬州府蓋得漢舒縣北合肥南界

江南有舒城按廬江郡治舒而云南有舒城者三國兵爭舊治已壞晉徙治於漢縣北故也漢晉置舒皆當孔道六朝廬江屬廬州府蓋得漢舒縣東南併臨湖
畏北兵又遷僻地宋之舒治徙益東南疑今廬江縣矣隋因之改縣與郡同名唐又因之故章懷後漢書注云舒故城在今廬江縣西以杜注章懷之言度之漢舒治今桐城之北晉舒治今舒城六朝舒治今廬江隋無舒唐開元後置舒略當晉故城地宋元明因之

居巢 蓋得今巢縣漢湖南地及合肥東南廬江東北無為州西北地當春秋時此巢國屬楚蒙臯屬吳吳楚以漢湖為界定二年桐畔楚楚師於豫章吳潛師

無為州 屬廬州府蓋得漢居巢併襄安地

於巢取道潛六以敗楚於豫章度其時巢在今合肥界漢因古居巢猶治漢湖西南東漢為侯國劉昭注引廣志云有二大湖今巢縣南金繩寺東有古廢城其北即漢湖其南乃廬江白湖然則廣志二湖蓋謂此也魏晉間縣廢其西南入舒其東北至江者合蒙臯盡入襄安唐復披襄安之北置巢縣而其治乃古蒙臯域矣

龍舒 蓋得今懷寧北桐城南潛山東地左傳注舒城西南有龍舒東漢侯國六朝縣廢

臨湖 蓋得今廬江東地

雩婁 蓋得今英山北霍邱西南地決水出焉東漢侯國晉屬安豐郡水經注引地道記云在安豐縣西南宋以處蠻民屬邊城左郡

英山 屬六安州蓋得雩婁南松滋北地

襄安

蓋得今無為州西南地

樅陽

蓋得今桐城東南地武帝紀元封五年登潛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

桐城

蓋得舒南龍舒北併樅陽地自隋同安經李子通之亂縣毀唐初徙郡治懷寧而同安縣徙治山城蓋在漢舒縣桐鄉域矣故樅陽為桐城東鄉獨餘百八十里唐至德二載改同安曰桐城今屬安慶府

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按是時已東至天柱矣不應復西至尋陽自尋陽浮江者從舟耳帝自薄樅陽而出出江後乃射蛟耳當移親射蛟句於而出下則義了矣東漢縣廢左傳杜注盧江舒縣有鵲尾渚按鵲尾在今桐城東鄉江側舒縣地本不至江自東漢廢樅陽併入舒舒地遂及江矣樅陽入舒則樅陽水為舒口魏志臧霸傳吳兵屯舒口欲救陳蘭是也隋於此置同安縣為同安郡治

尋陽

蓋得今湖廣之黃梅廣濟縣地孫吳立蘄春郡縣屬焉晉太康元年省蘄春郡以縣屬武昌二年還屬廬江惠帝置尋陽郡治江南柴桑江北縣猶尙在

黃梅

屬湖廣黃州府蓋得尋陽東地

廣濟

屬湖廣黃州府蓋得尋陽西地是二縣在唐屬蘄州元和郡縣志以蘄州

也及南度江北之縣僑置江南後省縣併入柴桑獨郡名在自是江南之尋陽著而江北隱矣

四縣盡為漢蘄春地誤也漢縣雖大何至方三四百里由不悟尋陽本在江北耳

濞

蓋得今霍山及潛山縣北地此水出焉晉省入六故杜元凱云濞在六縣西南隋置霍山縣屬廬江郡唐置盛唐霍山二縣屬壽州章懷云濞故城今壽州霍山縣宋省明復置霍山縣

霍山

屬六安州得濞北地

皖

蓋得今潛山縣南望江東及懷寧地廬江本治舒三國兵爭舒廢不處吳南治皖魏北治陽泉矣東晉為懷寧唐以懷寧為舒州治宋寧宗時為安慶府治

懷寧

今安慶府治得皖東龍舒南地宋景定元年築宓城鎮徙懷寧縣於此

湖陵邑

蓋得今太湖及望江西地漢縣有蠻夷故或加邑漢志云北湖在南北湖耳東漢省入皖東晉置新治縣宋置太湖蠻縣齊置大雷郡隋以為望江太湖二縣

太湖

屬安慶府得湖陵邑北地

望江

屬安慶府得湖陵邑南皖縣西地

松茲

蓋得今宿松及英山南地為六安共
王子霸侯國晉以縣屬安豐郡東晉
地為虛隋置宿松縣

宿松

屬安慶府得松茲地

以上屬廬江郡

六

蓋得今六安鳳臺北地如谿水首受此
東北至壽春入芍陂六安王國治東漢
但為六安侯國魏晉六安縣宋置開化
縣唐置盛唐縣趙宋復為六安既又為
六安軍元

六安州

直隸得六縣及博鄉西地

蓼

蓋得今霍邱之東北潁上之南地晉屬
安豐郡宋置蓼城左縣隋於梁霍邱成
立霍邱縣

霍邱

舊屬壽州雍正二年改屬潁州府蓋
得蓼南安豐東安風西及陽泉地

安豐

蓋得今霍邱之西河南固始東地東
漢實融侯國水經淮水東過安豐縣
東北又決水北過安豐縣東魏為安豐
郡治晉以郡屬豫州宋為邊城郡隋以
其地入
霍邱

安風

蓋得今霍邱之東南壽州之西南地
壽州芍陂蓋居漢壽春安風之界今
或名之安豐塘正以宋於壽春地置安
豐軍故耳其實此塘不近安豐乃在安
風也

陽泉

蓋得今霍邱之南地魏為廬江郡治
滿寵傳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謂此
也其北至安豐郡此縣以南屬廬江杜
注左傳六屬廬江蓼屬安豐蓋自魏至
晉咸寧中之制也及晉平吳夏於其南
置廬江郡此縣蓋屬安豐廬江宜復治
舒或皖故郭璞洞林敘其度淮先至陽
泉後至廬江廬江不容越雲裏松茲而
北有陽泉也唐修晉書地志猶因晉初
舊制列陽泉於廬江之首舛亦甚矣梁
於決水東陽泉古城置
決口城後改為臨水縣
以上為六安王國東漢無六安王五
縣皆為侯國屬廬江郡

壽春邑

蓋得今壽州鳳臺之北地水經注芍陂在縣南八十里九江郡治東漢去邑揚州刺史治魏淮南郡晉改縣曰壽陽隋唐為壽州治周世宗克壽州以下蔡併屬壽州移治於淮北宋為壽春府亦在蔡南宋復移淮南為安豐軍治今有安豐城舊址是也非漢安豐縣元屬安豐路明省縣及下蔡置壽州屬鳳陽府夏建今城

壽州

屬鳳陽府自淮以南得漢壽春及成德西安風東地淮以北乃漢下蔡地蓋漢之九江沛郡以淮分界故也

鳳臺

雍正開以壽州地太廣分其東北為鳳臺而南同治一城

逡遁

蓋得今合肥東巢縣西北地宋僑置汝陰慎縣於此隋唐因置慎縣屬廬州南宋避孝宗諱改梁縣明省入合肥

成德

蓋得今合肥西北地壽州東南地水經肥水出成德廣陽鄉西北過其縣西北入芍陂施水受肥從廣陽鄉入於湖

橐臯

蓋得今巢縣東漢省入逡遁故杜元凱云橐臯在逡遁東南今去巢縣西

巢

屬廬州府此本漢橐臯蓋九江廬江正以巢湖為南北界耳唐因隋襄安併有

北二十里俗猶呼柘臯

陰陵

蓋得今懷遠西南地鳳臺東南地水經注淮水又北經其邪山西南南有陰陵故城後漢九江郡治濠水經其城西屈而南又東至其城東北流入淮晉屬淮南郡

湖北橐臯地分其北置巢縣宋又分巢縣之南為無為軍於是巢縣治去居巢遠矣

歷陽

蓋得今和州含山地東漢分置烏江

和州

直隸得歷陽東南地

含山

屬和州得歷陽西北地

當塗

蓋得今懷遠東南地東漢耿弇侯國晉屬淮南郡安帝義熙閒置馬頭郡齊曰荆山郡馬頭縣隋塗山縣屬濠州唐省入鍾離

懷遠

其淮水南地當塗及陰陵東地也其淮之北則沛下蔡地也屬鳳陽府

鍾離

蓋得今臨淮西及鳳陽縣淮水南地晉屬淮南郡東晉置鍾離郡六朝為

鳳陽

鳳陽府治得鍾離地其跨淮北乃漢沛夏邱地也其東故臨淮今省然此

徐州治本在淮南梁昌義之守徐州北阻淮水是也隋唐為濠州鍾離治淮北乃漢沛郡夏邱地李吉甫謂竇參據淮割地使屬徐州節度使後張愔逆命因挫王師由參不學昧於疆理之制是也及明為中京復建城於淮南設鳳陽臨淮三縣同城後乃移臨淮於其東五十里乾隆年復併於鳳陽

實明之臨淮若唐宋之臨淮乃泗州之舊治及乾隆十年沒於淮水泗州移治盱眙後又移臨縣

合肥 蓋得今合肥治前後方百里地漢城在今城北魏新城又在漢城西北三十里然則今城隋唐之址自南北交爭淮南江北城邑邱墟其變多矣隋定淮南更置縣邑地曠人稀兼漢數縣及明以梁縣益之則其廣彌甚梁於此僑置汝陰陳郡隋唐為廬州廬江郡治

合肥 廬州府治蓋得漢合肥地東北得邊道之西西北得成德之東南有居巢之界焉故其境方二百里猶有餘焉

東城 蓋得今定遠南地故城在定遠東南五十里梁置定遠郡定遠縣隋以縣屬鍾離郡

定遠 屬鳳陽府得東城及曲陽南地

博鄉 蓋得今六安東南地水經泄水出博安縣注云博鄉也又云泄水自濶東北逕博安

曲陽 蓋得今定遠東北及盱眙西地泄水出焉

建陽 蓋得今滁州

滁州 直隸

全椒 蓋得今全椒西北梁置北譙郡北譙縣隋復全椒屬江都郡唐屬滁州

全椒 屬滁州

阜陵 蓋得今全椒西南含山北地

以上屬九江郡

自漢以後江北淮南遭六朝兵爭之禍城郭空虛者數矣而僑置州郡在其閒更移故名廢興遷徙稽之尤為難詳南朝諸史僅沈約為地志約乏於史才於地志尤

爲苟簡考其沿革淆亂莫分逮於後世而欲求之不亦難乎自隋混一南北更建郡縣自是雖有遷變以至今日而與隋不甚差絕隋建置於久亂之後戶口尠少城邑疏闊是以漢縣三十二今止爲州縣二十七也曩者鼎在京師與休寧戴東原言世之方志言古城邑苦不考求四面地形遠近堪容置否是以所舉多不實欲以漢縣與今地相較爲表而貫他沿革於其中縱不能無失猶差翔實愈於俗之所爲地理書也東原曰善今夏無事遂取鄉里所近漢二郡一國爲沿革考一卷多病廢學不能求博東原旣喪無以聞之設有如鼎此例盡

考漢之郡國勒爲一書以裨學者則將以俟夫世之君子也乾隆四十五年桐城姚鼐記

項羽王九郡考

史言項羽分割天下自王梁楚地九郡而不載九郡之名余考之蓋爲碭陳東郡泗川薛東海東陽鄆會稽是云九郡碭與東郡故梁地也自陳以東故楚地也故曰王梁楚大抵西界故韓東至海北界上則距河下則距泰山南界上則距淮下則包踰江東固天下之膏腴平壤矣昔秦以水灌大梁大梁毀意滅梁後郡不治大梁而南治碭故曰碭郡楚襄王始都陳後爲秦得故陳爲

郡陳涉世家云陳守令皆不在則秦有陳郡明矣張子房擬分楚地與信越正自陳碭畫之北子越南子信其後羽滅如前約越得其二信得其七復如戰國時之梁楚高祖六年漢禽韓信分信國封劉賈以鄆吳東陽三郡爲荆王封劉交以沛薛郟三郡爲楚王吳卽會稽也郟卽東海也沛卽泗川也沛者高帝更名餘或羽所改或漢所改不可知然皆羽自封時舊郡耳今本漢書高帝紀誤文以沛爲碭碭與東郡是時方屬彭越爲梁國且度地勢交必不能踰沛而有碭故其誤可意決也是時雖分韓信地爲交賈國而漢西收陳郡不予諸侯淮

水東流過陳則少北流故太史公云賈王淮東交王淮西夫收陳者以南制黥布北制彭越也於是分陳西爲汝南郡故地志曰汝南郡高帝置其後漢廢彭越立子恢爲梁王友爲淮陽王淮陽得汝南陳二郡是時相國何等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蓋彭越國本有東碭郡二郡今以王恢爲國太大故罷東郡半屬漢半屬梁也汝南陳本楚故一郡耳以王友爲國小故罷潁川半益淮陽半歸漢也計二國各得楚故一郡又半矣及景帝徙淮陽王爲魯王復空爲郡太史公云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陳在楚夏之交故知武帝

惜抱軒文集三
七
時尙有陳郡矣宣帝時乃復以陳郡爲淮陽國漢自武
昭宣以後王國減小於是梁淮陽國不滿一郡始者灌
嬰夏侯嬰傅寬等傳皆云從追項籍軍至陳破之故塚
下陳地也而在浚縣至漢地志乃載浚縣於沛郡賈誼
欲割淮陽北縣益梁之東郡度諡所欲割者後或入沛
或入陳畱則淮陽與東郡無鄰地焉

惜抱軒文集三

序

老子章義序

天下道一而已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賢者之性又有
高明沈潛之分行而各善其所樂於是先王之道有異
統遂至相非而不容竝立於天下夫惡知其始之一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者老子
也孔子告曾子子夏述所聞老聃論禮之說及老子書
言以喪禮處戰之義其於禮精審非信而好古能之乎
南行者久而不見冥山求之過也夫老聃之言禮蓋所

謂求之過者矣方其好學深思以求先王制禮之本意得先王制禮之本意而觀末世爲禮者循其迹而謬其意苛其說而益其煩假其名而悖其實則不勝悁忿而惡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夫禮貴有誠也老子之初志亦如孔子而用意之過貶末世非禮之禮其辭偏激而不平則所謂君子駟不及舌者與且孔子固重禮之本然使人寧儉寧戚下學上達而已庸言之必謹逮七十子之徒推孔子之義極言之固多高遠失中此亦聖門好古達於禮者之言失也夫老子特又甚焉耳孔子遇老聃問禮於其中年而老子書成於晚歲孔子蓋不

及知也老子書所云絕聖棄智蓋謂聖智仁義之僞名若臧武仲之爲聖耳非毀聖人也而莊子乃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老子云貴以身爲天下者言不以天下之奉加於吾身爲快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以是爲自貴愛也而楊朱乃曰不拔一毛以利天下皆因其說而益甚爲謬夫老子言誠有過焉雖舉其末學益謬推原及老子以爲害天下之始老子亦有所不得辭然是又豈老子所及料哉世乃謂老子之言固已及是而儒者遂不肖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爲老子之行夫孔子於老子不可謂非授業解惑者以有師友之誼甚親故曰我老

彭解論語者顧說爲商之大夫不亦遠乎其說出於大戴禮記吾意其辭託於孔子而實非殆不足據耶抑所舉別有是人耶若論語之老彭非商大夫可決也老子書六朝以前解者甚衆今竝不見獨有所謂河上公章句者蓋本流俗人所爲託於神仙之說其分章尤不當理而唐宋以來莫敢易獨劉知幾識其非耳余更求其實少者斲數字多則連字數百爲章而其義乃明又頗爲訓其旨於下夫著書者欲人達其義故言之首尾曲折未嘗不明貫必不故爲深晦也然而使之深晦迂而難通者人好以己意亂之也莊子天下篇引老子語有

今文所無則知傳本今有脫謬其前後錯失甚明者余少正之竝以待世好學君子論焉

太史公書不甚知姓氏之別又自唐以前讀者差不若漢書之詳故文多舛誤夫老子老其氏也聃其字也太史公文蓋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漢末妄以老子爲仙人不死故唐固注國語以爲卽伯陽父流俗妄書乃謂老子字伯陽此君子所不宜道當唐之興自謂老子之裔於是移史記列傳以老子爲首而媚者遂因俗說以改司馬之舊文乃有字伯陽謚曰聃之語吾決知其妄也老

子匹夫耳固無謚苟弟子欲以謚尊之則必舉其令德
烏得曰聃孔子舉所嚴事之賢士大夫皆舉氏字晏平
仲蘧伯玉老聃子產其稱一也陸德明音義註老子兩
處皆引史記曰字聃河上公曰字伯陽不謂爲史記之
語陸氏書最在唐初所言史記真本蓋如此則後傳本
之非明矣老子所生太史公曰楚苦縣或曰陳國相人
莊子載孔子陽子朱皆南之沛見老子夫宋國有老氏
而沛者宋地言老子所生三者說異而莊子尤古宜得
其真然則老子其宋人子姓耶子之爲李語轉而然猶
妣姓之或以爲弋也彭城近沛意聃嘗居之故曰老彭

猶展禽稱柳下也皆時人尊有道而氏之晉穆帝名聃
字彭子漢晉舊儒必有知老彭爲聃之氏之說者矣後
世失之乃不能明也乾隆四十八年夏六月桐城姚鼐
序後漢書桓帝紀章懷注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
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吾作此序未及檢引
然則改此文疑
元宗以後事

莊子章義序

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陸德明音義載晉宋注莊子
者七家惟司馬彪孟氏載其全書其餘惟內七篇皆同
外篇雜篇各以意爲去取自唐宋以後諸家之本盡亡
今惟有郭象注本凡三十三篇其十九篇經象刪去不

可見矣昔孔子以詩書六藝教弟子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其得聞者必弟子之尤賢也然而道術之分蓋自是始夫子游之徒述夫子語子游謂人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聖人制禮以達天道順人情其意善矣然而遂以三代之治爲大道既隱之事也子夏之徒述夫子語子夏者以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禮樂原於中之不容已而志氣塞乎天地其言禮樂之本亦至矣然林放問禮之本夫子告以寧儉寧戚而已聖人非不欲以禮之出於自然者示人而懼其知和而不以禮節也由是言之子游子夏之徒所述者未嘗無聖人之道存焉而附

益之不勝其弊也夫言之弊其始固存乎七十子而其末遂極乎莊周之倫也莊子之書言明於本數及知禮意者固卽所謂達禮樂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與造化爲人亦志氣塞乎天地之旨韓退之謂莊周之學出於子夏殆其然與周承孔氏之末流乃有所窺見於道而不聞中庸之義不知所以裁之遂恣其猖狂而無所極豈非知者過之之爲害乎其未天下一篇爲其後序所云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意謂是道之末焉爾若道之本則有不離於宗謂之天人者周蓋以天人自處故日上與造物者遊而序之居至

人聖人之上其辭若是之不遜也而蘇子瞻王介甫乃謂其推尊聖人自居於不該不徧一曲之士其於莊生抑何遠哉若郭象之注昔人推爲特會莊生之旨余觀之特正始以來所謂清言耳於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夫莊子五十二篇固有後人雜入之語今本經象所刪猶有雜入其辭義可決其必非莊生所爲者然則其十九篇恐亦有真莊生之書而爲象去之矣余惜莊生之旨爲說者所晦乃稍論之爲章義凡若干卷

左傳補注序

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邱明作傳以授曾申

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荀卿蓋後人屢有附益其爲邱明說經之舊及爲後所益者今不知孰爲多寡矣余考其書於魏氏事造飾尤甚竊以爲吳起爲之者蓋尤多夫魏絳在晉悼公時甫佐新軍在七人下耳安得平鄭之後賜樂獨以與絳魏獻子合諸侯于位之人而述其爲政之美詞不恤其夸此豈信史所爲論本事而爲之傳者耶國風之魏至季札時亡久矣與邶鄘等而札胡獨美之日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此與魏大名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之談皆造飾以媚魏君者耳又忘明主之稱乃三晉篡位

後之稱非季札時所宜有適以見其誣焉耳自東漢以來其書獨重世皆溺其文詞宋儒頗知其言之不盡信然遂以譏及左氏則過矣彼儒者親承孔子學以授其徒言亦約耳烏知後人增飾若是之多也哉若乃其文既富則以存賢人君子之法言三代之典章雖不必邱明所記而固已足貴君子擇焉可也自服杜以後解其文者各有異同近時有顧亭林惠定宇皆爲之補注余以爲有未盡乃別記所見者若總古今之說擇善用之萃爲一書則以俟後之君子

西魏書序

當拓跋氏之衰朝廷失政而邊鎮橫武夫暴興而國柄移天子寄居亟立亟廢蓋高歡一人而援立之帝三焉安定廢而孝武興孝武奔而孝靜立計其得失之故雖不甚相遠而以時論之則孝靜固始爲孝武之臣也魏收書外孝武而以天平爲正豈理也哉南康謝蘊山觀察舊居史職出剖郡符閒以退處數年之暇慨魏收之失當撰西魏書二十卷以正其失可謂勤學稽古雅懷論世者矣吾觀李延壽北史本紀錄孝武于東魏孝靜之前而不曰西魏意蓋以收爲非者然拓跋自崔浩被誅史筆回罔故紀道武以往事多侈詞又自道武以前

二十餘世率加以皇帝之號延壽因之不能正也今觀察所紀僅在其末二十五年事固有延壽之得而無其失者然延壽自序言見別史千餘卷今時代遠隔泯亡無一存不獲使觀察據之以考稽同異而裁定焉惜哉惜哉讀者知其網羅放失述作之志存焉可也

族譜序

昔三代帝王及卿士大夫巫醫祝卜之職莫不出於世族當時姓氏之分端緒著備而朝廷又專設之官而掌之故黃農虞夏支裔流別數千歲之紀可得而知也自漢以降王者興於草澤將相出於屠牧皆不能紀其先

世而譜牒寔以不詳及晉宋因魏制以九品官人重門戶辨族地而後譜學復興以至於唐然考唐以前諸家世譜所能詳皆始於魏晉魏晉而上或依託謬妄蓋郎邪王氏自云出於王子晉蘭陵蕭氏自謂本蕭何望之皆爲昔人所誦由是言之譜牒之詳略非時俗風尚之有盛衰由世族之崇替存亡異也當世族之存非特子孫能詳其先人之傳凡天下學士博於聞見者歷舉各族系世如循庭木之支如舉其室之廢物迄世族亡則子孫有不能推明其祖而始誣託名人求以自重是亦可謂愚也與自五代至宋故家殘滅及元明屢遭兵火

今日天下無復有千年相傳之家譜矣吾族先世本於田農又自餘姚遷桐城正當南宋末元興之日江淮之間居民麤定而譜敘皆失故居餘姚以前祖不可得而知不可知則闕以爲愈於誣託者之愚也譜自先雲南參政及先職方府君及叔祖瀘州太守嘗三修之逮今孫子益衆爲文益繁故少變其體依古世表之法率橫列而注歷職生卒妻子於其下欲其文簡而易檢也初自餘姚來居桐城大有鄉之麻谿人謂麻谿姚氏逮明中葉而始有譜又垂及今二百餘年自是以往子孫之崇替不可知而譜之存亡不可必也然而差冀其經歷

久遠者惟文冊輕簡易挾而藏則傳久之道與

代州道後馮氏世譜序

吾嘗謂三代重姓族而繫世詳其後晉宋六朝尙門地而譜謀之學亦貴獨中間秦漢之世公卿大夫崛起草野而譜繫蔑可徵焉世變使然學者不能強說也漢書載公卿名人傳皆不詳其先世而所詳者獨司馬遷揚雄馮奉世三傳而已子長子雲皆以其所自序故載之然則宜鄉之族亦必有能自序者故史得因其文異於他傳以此推之馮氏之有譜舊矣自漢以後斷續不可盡明而今代州之馮興於明之中葉至國朝乃益盛

非第仕宦貴顯也蓋賢哲君子多矣以余所及交則湖北按察使馮君弼其人介然自立士也君弼既沒於武昌數年其從父弟右書來爲安徽布政司經歷因得識之又識其弟汝咨皆敦誼好學異於流俗右書示余所藏海內名人爲其先世作傳誌數十篇信乎其世濟爲君子也余與右書汝咨論近世人作譜繁而非法夫譜欲簡要而卷冊少俾子孫百世流轉海內易攜以行其體當略如古世表之法因略與分別所宜載與不者右書汝咨以爲善後余別去次年再見之皖中則右書汝咨已如余論作道後馮氏譜成書矣而余爲族譜反未

及成右書汝咨之勇於取善如此余能無愧乎哉馮氏古多偉人矣而今譜首於明時者缺所不聞以爲信也余聞右書之考秀山令君應鄉試時夜揭榜有走報其已得舉者令君方臥聞應之而已顧熟寐至曉其氣量之闊遠如此乃仕終於令雖有惠政而澤未及遠今右書弟兄方嗣其德賢者子孫宜更有大興者他日史氏爲名人列傳而紀及其先意或有資於是譜而余又欲用是書之體爲世作譜者式也故序之

包氏譜序

周時天子重神明之姓使小史奠繫世載以世本之紀

諷以瞽矇之詩延及春秋黃農虞夏商周之裔散在列國者可考而別也而人臣功德尤異思褒錄其子孫則又因所生地謚字賜姓氏族用別紀之而政教衰賞罰亂所命族氏不加於賢者則得氏不足以爲重上無掌繫之職而私譜亦興蓋去先王之義益遠矣宋興五代之末天下俗敗壞而道不明洎仁宗之時大賢乃出包孝肅公亦于其閒以忠言諒節聞于朝後世聞而慨慕之蓋孝肅今肥人其後有移居桐城北鄉者于是吾邑有包氏焉自古賢者少士囿於俗或一姓數百年未有聞人然則幸遇賢者之裔而庶見其先遺風餘烈君子

未嘗不樂得而親友之也包氏世故有譜卷首載孝肅像及宋誥勅詳其世自孝肅而下今某方重修之以語余余謂譜別紀孝肅爲宗諛近於古又嘗慕賢者之懿而樂道其家事也于是爲之序云

醫方捷訣序

余少有羸疾竊好醫藥養身之術泛覽方書然以不遇碩師古人言或互殊博稽而鈔功深思而不明十餘年無所得乃復厭去夫醫雖小道然其本出於聖帝所爲三代以來設官而氏其族其極至於使人無疵癘天札之傷而羣生樂育導天和安民命至治之隆有賴焉又

推原其故必自君子躬能循天理之節應六氣之和固
筋骨之束調氣血之平於是安樂壽考永享天祿然後
推其意以爲醫藥以及庶民此其意至精且厚是以後
世醫者雖多然苟非慈明篤厚之君子終不能究其義
而雖有篤厚慈明之心苟不世業而少習者猶不能盡
其曲折變移之理審其幾微而察其離合也吾鄉有嚴
氏世爲醫前世有號則菴者其術神驗余恨不及見之
今其孫以恬能繼其學出其傳書曰捷訣者以示余其
言簡直使人易入能盡疾病之變狀又操論得中無偏
駁之弊蓋嚴氏旣世其業又欲以此明諸人人信哉君

子之用心矣惜乎余方以事牽不能從以恬盡學其術
以獲養身濟人之益也乃爲之序而歸之

惜抱軒文集四

序

張冠瓊遺文序

張冠瓊余妻弟也才而早卒余婦翁爲黃州通判有二子冠瓊其季也黃州就官時年六十矣家人皆畱不使從冠瓊求從則曰汝在家專靜爲學易不許冠瓊念父甚悲傷已之不得從則益自奮厲於學未幾遂病未半歲而死死後其妻語人曰吾夫今年學尤勤苦每夜靜家人盡寐獨聞其誦書聲悽然於是余旣痛之而亦咎其以未及壯之年乃亟欲成名敝耗精氣而至於短折

情軒文集四
何不自惜之甚也人莫不思苦身立名以光父母然竟以害其生則所志者有得有不得皆適以傷親之心故君子慎之也然冠瓊體非甚羸弱能勝勞其及死蓋出於不希非意所料而其志固可悲矣冠瓊爲人專靜淡於交遊余初婚後間至其家問冠瓊何弗見外姑江安人笑曰吾兒避人如女子也須臾呼至坐逾時默然而已後乃益親然亦寡聞其言獨每見依依向余不忍離可念也其疾初起亦不甚以不遇良醫遂不救臨訣執余手流涕而言黃州也蓋極冠瓊才與志皆足自表見惜乎其學未成然所爲文久於文者或不逮也今年黃

州公以公事被使淮上過家檢其遺文俾余刪次得十餘篇將刻之以自慰其悲余因爲之序冠瓊名元臚死時年二十二生一子纔十餘日後半年其子亦亾

食舊堂集序

丹徒王禹卿先生少則以詩稱於丹徒長入京師則稱於京師負氣好奇欲盡取天下異境以成其文乾隆二十一年翰林侍讀全魁使琉球邀先生同渡海卽欣然往故人相聚涕泣畱先生不聽入海覆其舟希得救不死乃益自喜曰此天所以成吾詩也爲之益多且奇今集中名海天遊艸者是也曩故不善詩嘗漫詠之以自

娛而已遇先生於京師顧稱許以爲可後遂與交密居閒蓋無日不相求也一日值天寒晦與先生及遼東朱子穎登城西黑窰厰據地飲酒相對悲歌至暮見者皆怪之其後先生自海外歸以第三人登第進至侍讀出爲雲南臨安府知府赴任過揚州時鼐在揚州賦詩別去鼐旋仕京師而子穎亦入蜀皆不得見時有人自西南來者傳兩人滇蜀閒詩雄傑瑰異如不可測蓋稱其山川云先生在臨安三年以吏議降職遂返丹徒來往於吳越多徜徉之辭久之鼐被疾還江南而子穎爲兩淮運使興建書院邀余主之於是與先生別十四年矣

而復於揚州相見其聚散若此豈非天邪先生好浮屠道近所得日進嘗同宿使院鼐又度江宿其家食舊堂內共語窮日夜教以屏欲澄心返求本性其言絕善鼐生平不常聞諸人也然先生豪縱之氣亦漸衰減不如其少壯然則昔者周歷山水偉麗奇變之篇先生自是將不復作乎鼐既盡讀先生之詩歎爲古今所不易有子穎乃抄之曰食舊堂集將雕板傳諸人鼐因爲之序

左仲郭浮渡詩序

江水旣合彭蠡過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其間自壽春合肥以傳淮陰地皆平原曠野與江淮極

望無有瑰偉幽邃之奇觀獨吾郡潛霍司空龍眠浮渡各以其勝名於三楚而浮渡瀕江倚原登陟者無險峻之阻而幽深奧曲覽之不窮是以四方來而往遊者視他山爲尤衆然吾聞天下山水其形勢皆以發天地之秘其情性闔闢常隱然與人心相通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於萬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往遊者之衆則未知且暮而歷者几皆能得其意而相遇於睂睫閒耶抑令其意抑遏幽隱榛莽土石之閒寂歷空濛更數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而後發耶余嘗疑焉以質之仲郭仲郭曰吾固將往遊焉他日當與

君俱余曰諾及今年春仲郭爲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迨其歸出詩一編余取觀之則凡山之奇執異態水石摩蕩煙雲林谷之相變滅悉見於其詩使余恍惚若有遇也蓋仲郭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昔余嘗與仲郭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濡須下北江過鳩茲積虛浮素雲水鬱藹中流有微風擊於波上發聲浪浪磯碕薄涌大魚皆砮然而躍諸客皆歌呼舉酒更醉余乃慨然曰他日從容無事當裹糧出遊北渡河東上太山觀乎滄海之外循塞上而西歷恆山大行大岳嵩華而臨終南以弔漢唐之故墟然後登岷峩攬西極浮江而下出三

峽濟乎洞庭窺乎廬霍循東海而歸吾志畢矣客有戲
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戶輒有難色尙安盡天下之奇
乎余笑而不應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嘗一往
誠有如客所譏者嗟乎設余一旦而獲攬宇宙之大快
平生之志以閒執言者之口舍仲郭吾誰共此哉

吳荀叔杉亭集序

自蘄黃而東包潛霍帶淝滁其閒皆山邑也淮水繞其
後江水環其前故安慶廬州數府名雖隸江南省其實
乃江北云余家桐城吳君荀叔家全椒相去僅三百里
在在未嘗識至京師乃相知然余嘗論江淮閒山川雄

異宐有偉人用世者出於時余之庸闇無狀固不足比
儕類荀叔負雋才而亦常頽然有離世之志然則所云
偉人用世余與荀叔固皆非與荀叔雖無意進取而工
於詩又通歷象章算音韻所著書每古入意思所不到
是則余遜荀叔抑遠矣余嘗譬今之工詩者如貴介達
官相對盛衣冠謹趨步信美矣而寡情實若荀叔之詩
則第如荀叔而已荀叔聞是甚喜夫余雖不足比荀叔
然謂荀叔之學余爲不知也其可乎荀叔訂所著詩文
曰杉亭集成請余序之遂不辭而爲之說

張仲絜時文序

常熟蘇州府之一縣居府治東北隅其縣自明以來仕宦多貴人聲勢相繼雖偏僻下邑其士人多知乘時或逾於都會廣聚之區習使之然也余始入京師見邵三丈叔山其人溫誠君子善爲魏晉六朝之文與鼎伯父同年交好皆爲編修未數年皆休致去旣又識湯君緩叔其人尤朴直好學是時緩叔館余姻黨張君家余嘗與同宿一榻見規以古誼自中夜至晨緩叔之徒張仲絜時已官部曹有名緩叔嘗召之至誠飭之如其兒時仲絜輒受教惟謹余又因緩叔識仲絜焉緩叔與余後登第同年而常熟同年又有蘇園仲其後園仲以部屬

外出爲知州不得志遂自屏不仕旣余又識編修陳君耕崖爲學亦近古此數君皆常熟人余所識皆君子也而以較其縣人材輒不類諸君誠較然自好者與抑余之愚陋所取者偏狹乃獨得諸君聚而不厭也耶仲絜今歲初改官御史旋稱病去謂余曰吾才薄不足有爲於朝尙可有爲於家又出其生平所爲時文屬余曰吾文用意與俗殊以不敢背吾師之教子爲我定之仲絜去半年貽書陳君令其趣余余乃取其文刪定若干首其時叔山緩叔皆已死園仲方授學於晉絳之間仲絜又去獨余與陳君在京師耳余由是益知如數君者果

爲難得相見無日獨其文字可常在目前茲益可重也
已諸君存者方各有著述之志邵三丈集其家已刻成
緩叔在時論說經傳甚衆未成書仲絜將卒成之時文
未足盡仲絜之業然其文固已醇雅有體善觀文者必
能愛之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桐城姚鼐序

高常德詩集序

明季沂水高侍郎巡撫河南堅守圍城與流賊相拒前
後幾一年卒以忠節著稱世所傳爲守汴記者也後百
餘年侍郎之元孫來爲余鄰邑蒙城知縣六安知州時
余生一二歲耳及余少長而六安已遷去爲湖南常德

府知府獨蒙城六安之人猶道其強直有爲不愧高侍
郎後也後又二十餘年常德公旣沒余廼識其子葵因
得觀常德生平所爲詩一卷余顧有疑焉人生各有所
遭時侍郎當天下阡危致命效節人觀所著書莫不淒
然以悲至常德生當太平以政事顯屢典大郡其所遇
宜人情之所喜矣顧其詩常若有所不懌而欲自適於
山澤間者何邪嗟乎士或所挾者廣而世之取之者不
能盡事有芻覲見爲功名之美而君子中心歉然以爲
不足居若此者往往而有其志深其情遠顧非其辭之
工猶不能盡達其情志使人悵然感歎而不能自己也

常德之詩貫合唐宋之體思力所嚮搜抉奇異出以平顯憔悴專一之士或不能逮而乃出於仕宦奔走之餘信乎才之偉已余取其尤工者別錄之歸諸其家而因爲之序

海愚詩鈔序

吾嘗以謂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苟有得乎陰陽剛柔之精皆可以爲文章之美陰陽剛柔竝行而不容偏廢有其一端而絕亾其一剛者至於儷強而拂戾柔者至於頽廢而闔幽則必無與於文者矣然古君子稱爲文章之至雖兼具二者之用亦不

能無所偏優于其閒其故何哉天地之道協合以爲體而時發奇出以爲用者理固然也其在天地之用也尙陽而下陰伸剛而絀柔故人得之亦然文之雄偉而勁直者必貴於溫深而徐婉溫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難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夫古今爲詩人者多矣爲詩而善者亦多矣而卓然足稱爲雄才者千餘年中數人焉耳甚矣其得之難也今世詩人足稱雄才者其遼東朱子穎乎卽之而光升焉誦之而聲闋焉循之而不可一世之氣勃然動乎紙上而不可禦焉味之而奇思異趣角立而橫出焉其惟吾子穎之詩乎子穎

沒而世竟無此才矣子穎爲吾鄉劉海峯先生弟子其爲詩能取師法而變化用之隳年二十二接子穎於京師卽知其爲天下絕特之雄才自是相知數十年數有離合子穎仕至淮南運使延余主揚州書院三年而余歸子穎亦稱病解官去遂不復見子穎自少孤貧至於宦達其胷臆時見於詩讀者可以想見其蘊也蓋所蓄猶有未盡發而身泯焉其沒後十年長子今白泉觀察督糧江南校刻其集隳與王禹卿先生同錄訂之曰海愚詩鈔凡十二卷乾隆五十九年四月桐城姚隳序

敦拙堂詩集序

言而成節合乎天地自然之節則言貴矣其貴也有全乎天者焉有因人而造乎天者焉今夫六經之文聖賢述作之文也獨至於詩則成於田野閨闈無足稱述之人而語言微妙後世能文之士有莫能逮非天爲之乎然是言詩之一端也文王周公之聖大小雅之賢揚乎朝廷達乎神鬼反覆乎訓誡光昭乎政事道德修明而學術該備非如列國風詩采於里巷者可竝論也夫文者藝也道與藝合天與人一則爲文之至世之文士固不敢於文王周公比然所求以幾乎文之至者則有道矣苟且率意以覲天之或與之無是理也自秦漢以降

文士得三百之義者莫如杜子美子美之詩其才天縱而致學精思與之竝至故爲古今詩人之冠今九江陳東浦先生爲文章皆得古人用意之深而作詩一以子美爲法其才識沈毅而發也騫以閎其功力刻深而出也慎以肆世之學子美者蔑有及焉且古詩人有兼雅頌備正變一人之作屢出而愈美者必儒者之盛也野人女子偶然而言中雖見錄於聖人然使更益爲之則無可觀已後世小才鬼士天機閒發片言一章之工亦有之而哀然成集連牘殊體累見詭出閎麗瑀變則非鉅才而深於其法者不能何也藝與道合天與人一故

也如先生殆其是歟先生爲國大臣有希周召吉甫之烈竊不具論論其與三百篇相通之理以明其詩所由盛且與海內言詩者共商榷焉

荷塘詩集序

古之善爲詩者不自命爲詩人者也其胷中所蓄高矣廣矣遠矣而偶發之於詩則詩與之爲高廣且遠焉故曰善爲詩也曹子建陶淵明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蘇子瞻黃魯直之倫忠義之氣高亮之節道德之養經濟天下之才捨而僅謂之一詩人耳此數君子豈所甘哉志在於爲詩人而已爲之雖工其詩則卑且小矣余執

此以衡古人之詩之高下亦以論今天下之爲詩者使天下終無曹子建陶淵明李杜韓蘇黃之徒則已苟有之告以吾說其必不吾非也邇來江寧識涇陽張君君以累世同居義門之子負剛勁之氣兼治煩之才雖爲一令廿餘年屢經躓起而志不可抑今世奇士也而耽於詩政事道途之間不輟於詠出其詩示余余以爲君之詩君之爲人也取君詩而比之子建淵明李杜韓蘇黃之美則固有不逮者而其清氣逸韻見胷中之高亮而無世俗脂韋之概則與古人近而於今人遠矣夫詩之至善者文與質備道與藝合心手之運貫徹萬物而盡得乎人心之所欲出若是者千載中數人而已其餘不能無偏或偏於文焉或偏於質焉就二者而擇之愚誠短於識以爲所尙者蓋在此而不在彼惟能知爲人之重於爲詩者其詩重矣張君殆其倫歟

香巖詩稿序

吾家渭川孝廉瀨州府君季子於輩行余叔父也而自少從余學爲文辭相親愛甚入京則館余舍余歸相從則十日而見嘗八九日者舉族人才就衰君方傑出詞氣秀發又通敏人事有振興之望君亦以自命也乾隆三十九年登順天府鄉薦名著於京師會稽梁相國尤

性理輯要卷四
十二
慶之然竟不獲一第以死乾隆四十年春君自里中將
應禮部試余餞之於城北張氏園大雪松竹盡縞酒中
君淚下曰先生四十四歲棄官歸矣某今逾先生棄官
之歲如此盛寒方走三千里俯就場屋爲門戶計誠非
得已世事茫茫安知所稅駕乎君是年竟黜歸二年遭
母氏張恭人艱服終又一試又黜遂沒京師僧舍年五
十又一年其孤哀錄生平所爲詩曰香巖詩藁俾余論
之余稍刪定存若干首君詩多得古人清韻不爲淺俗
之言其才於古文經義駢麗之文無所不解爲之皆有
法度而尤長者在詩然亦恨人事擾之苟極其才力所

至當不止此也然於近之詩人足以豪矣有才若此而
鬱鬱早終當爲天下惜豈獨姚氏哉乾隆五十五年七
月朔鼎書

張宗道地理全書解序

自中原達乎冀北地高而壤厚喪親者雖未能慎擇而
葬尙尠水蟻之憂然而不若精鑑而慎擇之之爲善也
而況江淮以南者乎儒者欲安親體必求免地下之患
苟非山川氣交盤繞障護之美患不得而免矣夫山川
之用在氣人子安親固非希爲富貴昌熾之計然山川
氣之所聚也者安則生者福反是則禍亦理之所必有

夫君子固不深希福利然使葬失其道而致衰敗絕祀之禍亦豈人子情所安哉以此論之形家之說雖孔孟復生不盡廢也余以求葬親故頗觀覽形家言十數家而以爲近世爲其說理當而辭明顯者莫如張宗道吾鄉章淮樹觀察尤精其術而亦取張宗道書嘗爲解釋推衍其旨又於其言有誤失者稍辨正之形家之理備於此矣於是將刊行所解以遺天下之爲人子欲葬親者夫惠迪吉從逆凶道也擇葬地以萃天地山川之氣術也術之至者與道相成而不相害吾觀觀察每爲親族交友擇地予之財以葬恤難而廣仁非徒自喜其術而已余嘗邀定先塋屢煩跋涉未嘗言瘁諒有足動人子之心者夫今之刊是書以裨益天下者亦廣仁之事惠迪之一端也余安得不樂而爲之說也哉

停雲堂遺文序

士不知經義之體之可貴棄而不欲爲者多矣美才藻者求工於詞章聲病之學強聞識者博稽於名物制度之事厭義理之庸言以宋賢爲疏闊鄙經義爲俗體若是者大抵世聰明才傑之士也 國家以經義率天下士固將率其聰明才傑者爲之而乃遭其厭棄惟庸鈍寡聞不足與學古者乃促促志於科舉取近人所以得

舉者而相效爲之夫如是則經義安得而不日陋苟有聰明才傑者守宋儒之學以上達聖人之精卽今之文體而通乎古作者文章極盛之境經義之體其高出詞賦箋疏之上倍筵十百豈待言哉可以爲文章之至高又承 國家法令之所重而士乃反視之甚卑可歎也 阜蘭王誠亭先生固秦中之聰明才傑士也又當康熙時世未甚厭經義盡心爲之其文亦旣工矣蓋異於今之所以得舉者也後卒於山西家貧子幼其稿幾於湮沒今嗣孫光晟爲江寧尉乃雕板傳之以余持論素不厭棄經義也來請爲之辭余旣欲以前輩之究心經義

者導後之人而又念王君能勤勤盡其心力以揚先人之美是亦可紀也作停雲堂遺文序

謝蘊山詩集序

南康謝蘊山先生奮迹江湖迴翔詞館者十餘年出而分符秉節者又二十餘年竊初識之於庶常館中時先生之年尙少而文彩已雄出當世矣自是與先生屢有離合惟丙申丁酉之歲遼東朱子穎轉運淮南邀竊主梅花書院適先生來守揚州其時相從最久遊蓋接影於山水之區三人屢以酬詠相屬先生才豐氣盛銳挺森興不可阻遏非特如鼎輩者望而自卻雖才雄如子

穎亦未嘗不以爲可畏也然先生殊不以所能自足十餘年來先生之所造與時俱進今者觀察河淮自定其詩集成若干卷而往時宏篇麗製人所驚歎以謂不可逮者先生固已多所擯去矣夫豈非才高而心逾下識精而志彌遠者歟是以其詩風格清舉囊括唐宋之菁備有閎闊幽深之境信哉詩入之傑也且夫文章學問一道也而人才不能無所偏擅矜考據者每窒於文詞美才藻者或疏於稽古士之病是久矣竊於前歲見先生著西魏書博綜辨論可謂富矣乃今示以詩集乃空靈駘蕩多具天趣若初不以學問長者余又以是知先

生所蘊之深且遠非如淺學小夫之矜於一得者然則謂之詩人固不足以定先生矣子穎自去淮南奄終於京國獨先生從宦益久功名益盛文章亦益多今子穎遺集得其子白泉觀察鐫板江寧鼎方爲之序而先生集亦適來回憶疇昔往來兩君之間盡覩文章之豪雋日月逾邁駑僂如故而兩君之集將竝大傳於時與名其間其爲可感歎而愧慙者又何如也是爲序

恬菴遺稿序

鄉之前輩以文章稱而年與鼎接者十餘人鼎自童幼受書一室足希出戶苟非嘗至吾家者率不得見若望

谿宗伯襲叅司業南堂息翁諸先生異鄉學者見其詩文或生愛慕恨莫接其形容而惡知生同里閭者固亦若是也汪稼門觀察之先君子恬菴先生計其生之年與鼐接之年也而鼐未嘗見觀察出其文讀之清和恬雅有越俗之韻真吾鄉前輩文也余於是益歎昔者文學之盛而怪今者之不繼豈人不悅學而吾邑之文將自是日衰耶抑士有藏於室而吾不得識亦如吾曩者與前輩不相遇者耶不然何今昔之殊也觀察承其家學在官有廉靖之節世推其賢恬菴之文因益聞於天下其蓄深者其播遠於理固然吾將舉是編爲里之羣

士勸焉

晚香堂集序

鼐世父薑塢先生乾隆九年爲順天鄉試同考官得長白永臥岡先生先生後仕爲寧遠州刺史以沒其後數年鼐爲禮部員外郎而先生之兄尙書公領禮部獲侍焉因見尙書公之賢又後廿年餘先生之子小尹同知江寧府鼐適在江寧時與其語於是又備知小尹之爲才也獨於臥岡先生生平未嘗相見先生嘗一至桐城謁吾世父於里鼐適他出惟世父語鼐永君伉直誠篤君子也洎旣知小尹小尹出其先君子之所爲詩日晚

香堂集見示讀之得其度越流俗之槩音和而調雅情
深而體正益以信吾世父之言不虛其閒亦屢有懷思
薑塢先生之作用情尤摯回計臥岡先生之喪二十一
年而吾世父卒二十三年矣因與小尹相對泣然小尹
之仕也始亦自寧遠州徙官而來寧遠之民愛慕小尹
樂從其令以謂甚似昔使君真使君之子蓋先生遺愛
在民若此先生 國之世家自尙書以往竝奮迹戎馬
之閒立功疆場之外入爲鄉士道光廊廟而先生官止
一州蓋未竟其志業況區區文墨辭翰之事僅稱爲詩
人豈先生意哉雖然後之學者欲知先生之志與人讀

其詩亦舉可想見云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桐城姚鼐
序

鄉黨文擇雅序

婺源江慎修先生修行鄉閭講明六藝博學精思導啟
滯糶生則學者師焉沒而配食朱子其生平著述蓋百
餘卷嘗以諸生說論語鄉黨篇尤多於古制不明以後
世所見苟相附會臆說淺妄乃作鄉黨圖攷又錄前人
鄉黨篇文頗辨論其是非其有題而文無足錄者乃自
撰之合三百餘篇夫 國家所以設經義取士之法者
欲人人講明於聖人之傳不謬而已不達經說而泛爲

文何取於是文哉如先生著書錄文以明經爲志良足
輔助 朝廷教士必使成學之意其視流俗號爲選錄
文字者猶塵堞也鄉黨圖攷昔已刻行乾隆五十一年
大興朱石君侍郎典試江南以過位章命題士達於江
氏說者乃褒錄焉獨其鄉黨文存於里中鬱而未發異
鄉士或聞而思見之今婺源吳君 將盡刻江氏遺
書乃先出其鄉黨文雕板以傳用科舉之體制達經學
之本原士必有因是而興者余竊樂而望焉因爲之序
左筆泉先生時文序

左筆泉先生之文沈思孤往幽情遠韻激澹沉寥如人
入寒巖深谷清泉白石仰蔭松桂之下微風泠然而至
世之塵璫不可得而侵也吾鄉前輩多文學之彥而先
生後出先君子及世父編修府君皆友之如弟編修府
君嘗語人左君年少而才穎極其所至殆欲超越吾輩
也龔八歲時從先君自城南移居城北與先生爲鄰時
方侍廬先生館於龔家每日暮則筆泉先生步來與先
君方先生談說龔雖幼心喜旁聽其論筆泉尤善於吟
誦取古人之文抗聲引唱不待說而文之深意畢出如
是數年龔稍長爲文亦爲先生所喜又其後龔遊京師
不第而返先生招使課其諸子龔後成進士從世父自

天津歸則先生築別業於媚筆泉故自號筆泉其時鼎
孤而方先生遠遊河洛先生邀編修府君及鼎遊於泉
上鼎歸爲作記先生大樂而時誦之余旋去里又十年
自京師歸則編修府君與先生方先生相繼喪矣先生
雖文士而才足有爲其事父母孝鄉舉入都父母見其
行甚悲故三試不第遂不復往爲武進教諭太公一就
官舍不樂居先生卽稱病返故不盡其才以至於沒其
居里里人有事叩之爲謀必當爲文不甚愛惜多聽人
持去今其子搜求所得才數十篇而余少所見佳文或
軼不具余年七十矣執先生之文追憶六十餘年之事

如一日閒今惟先生家與余鄰居如故耳乃悽然爲之
序云

徐六階時文序

前十年余於里中始聞徐君六階之名衆咸推其能文
後偶過張行可職方值六階館於其家爲訓職方之子
余因識之其年甚少而溫良可親余以器之乾隆乙卯
秋六階乃舉於順天鄉試余及鄉人皆爲之喜逾年丙
辰會試六階不第而遽得疾亾於京師年僅三十餘妻
子貧弱鮮期功之親今職方之子與其徒悲傷其師之
不畚爲刻遺稿欲以存六階於久遠也六階之文與今

世登第之能文者無以讓也當明中葉士始有文稿以
文稿傳者皆善文士也及國初有不善文而倖第者
取諸生善文而身沒者之文據爲已有亦刻爲稿世之
讀者以謂是佳文必宜成進士而烏知爲是文者乃終
身不遇哉雖然是其人雖不遇而其文猶傳猶爲不負
其用心近世天下都不復重爲文登第者亦無事刻文
稿則不遇者之文尤湮沒無由見於世矣傷哉若六階
雖不成進士而其文得其徒傳播之猶愈於其竟泯也
悲夫余爲敘之或足慰六階於幽冥中乎抑使列士聞
之而慨息也

禮箋序

有人江海之深廣欲窮探其藏使後之人將無所復得
者非至愚之人不爲是心也六經之書其深廣猶江海
也自漢以來經賢士鉅儒論其義者爲年千餘爲人數
十百其卓然獨著爲百世所宗仰者則有之矣然而後
之人猶有能補其闕而糾其失焉非其好與前賢異經
之說有不得悉窮古人不能無待於今今人亦不能無
待於後世此萬世公理也吾何私於一人哉大丈夫寧
犯天下之所不韙而不爲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經也亦
若是而已矣歛金藥中修撰自少篤學不倦老始成書

其於禮經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修撰所最奉者康成然於鄭義所未衷糾舉之至數四夫其所服膺者真見其善而後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盡其真也豈非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哉竊取其書讀之有竊希於愚陋夙所持論差相合者有生平所未聞得此而俛首悅懌以爲不可易者亦有尙不敢附者要之修撰爲今儒之魁俊治經之善軌前可以繼古人俯可以待後世則於是書足以信之矣嘉慶三年五月桐城姚鼐序

述菴文鈔序

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

是三者苟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苟不善用之則或至於相害今夫博學強識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貴也寡聞而淺識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義理之過者其辭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爲攷證之過者至繁碎繳繞而語不可了當以爲文之至美而反以爲病者何哉其故由於自喜之太過而智昧於所當擇也夫天之生才雖美不能無偏故以能兼長者爲貴而兼之中又有害焉豈非能盡其天之所與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難得與青浦王蘭泉先生其才天與之三者皆具之才也先生爲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韻逸氣而議論攷覈甚

辨而不煩極博而不蕪精到而意不至於竭盡此善用其天與以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過而害其美者矣先生歷官多從戎旅馳驅梁益周覽萬里助成國家定絕域之奇功因取異見駭聞之事與境以發其環偉之辭爲古文人所未有世以此謂天之助成先生之文章者若獨異於人吾謂此不足爲先生異而先生能自盡其才以善承天與者之爲異也鼂少於京師識先生時先生亦年才三十而鼂心獨貴其才及先生仕至正卿老歸海上自定其文曰述菴文鈔四十卷見寄於金陵發而讀之自謂麤能知先生用意之深恐天下學者

讀先生集第歎服其美而或不明其所以美是不可自隱其愚陋之識而不爲天下明告之也若夫先生之詩集及他著述其體雖不必盡同於古文而一以余此言求之亦皆可得其美之大者云

小學攷序

六藝者小學之事然不可盡之於小學也夫九數之精至於推步天運冥測乎不得目睹之處遙定乎前後千百載不接之時而不迷於冥茫不差於毫末此術家之至學小子所必不能也夫六書之微其訓詁足以辨別傳說之是非其形音上探古聖初制文字之始下貫後

世遷移轉變之得失此博聞君子好學深思者之所用心小子所不能逮也至於禮樂則固聖賢述作之所慎言尤不得以小學言矣然而謂之小學者制作講明者君子之事既成而授之使見聞之端於幼少者則小子所能受也今夫行萬里窮山海者紀其終身之所履艱危勞苦之所僅獲以告於居不出於室中者可以一日而盡得也夫小學者固亦若是而已秀水朱錫鬯檢討嘗作經義攷載說經之書既備而不及小學今南康謝蘊山方伯以爲小學實經義之一端爲論經始肇之事且禮樂則言之大廣射御則今士所不習九數則誠術

家專門之所爲惟書文固人人當解學者須臾不能去非專門之事也前世好古之儒固多究心於斯至於今日其書既衆或因舊聞而增深或由創得而遇古雖其閒粹駁淺深爲者或不必盡同然而彼皆欲自爲其艱危勞苦而授小子以逸獲之道其人其志固皆不可泯也因輯漢以來言文字訓詁形音之書至於今日英才博學所撰舉載於編凡若干卷名之曰小學攷以補朱氏之所未備其言筆執八法者乃棄不錄以其無關於經學也攷成以其書示某某誠嘉方伯有不遺衆善採輯之美意又以爲能盡大人君子之心乃能授其教於

小子方伯之用心如此異日助成 國家禮樂之修其
亦有望也與嘉慶三年八月桐城姚某序

選擇正宗序

天下術家之言必首以太歲爲重餘術皆由太歲而生
者也有問於余者曰古太歲之法因於歲星歲星居所
次辰則太歲居辰之所合星與太歲順逆行異而合辰
無貸歲星歲一辰而微速久則過辰故有龍度天門之
法則太歲應之百四十四年而超辰焉自漢後太歲失
超辰法是歲星太歲所居辰不與合也而術者以推吉
凶猶能驗乎余曰驗也夫吉凶生乎氣氣生乎神神生

乎人心夫太歲非有形也爲天之君神夫人心所向者
則君也今天下九州人人心所執爲太歲在是辰者則
太歲在是辰矣人心之所不超則亦神之所不超故以
驗吉凶可也雖然又有道焉天之道神而不可盡測其
氣時而至時而不至今夫盛暑南向宜受氣熱矣而累
日北風析析而涼者有之隆冬北向宜受氣寒矣而累
日南風煦煦以溫者有之故天氣時而不至雖以古測
太歲之術甚密而吉凶不必驗也其氣時而至雖以今
測太歲術甚疏而吉凶未嘗不驗也君子知其不可拘
于祿不回不失吾理而於術家之言亦不必故違其大

惜軒車文集四
忌而已吾鄉章淮樹觀察多術藝兼通形家日者之言
究心爲一書曰選擇正宗以視余俾爲之序余不能盡
通其說而推淮樹著書之心欲以爲人利而祛其害其
志甚美乃以余夙所持論書以爲之序云

陳仰韓時文序

世之文士以文進於有司使一依古之格度枯槁孤寂
與世違遠以覲見賞於俗目此亦不近人情之事矣然
遂背畔規矩蔑理棄法以趣時嗜則必不可譬如相人
者於儔類萬衆之中求堯顙而舜目龍章而鳳姿然後
許爲人固不得也若夫聳肩踰頂隱口於臍支離跛躄

而猶爲全人乎哉酌古今之宜審文質之中內足自立
外足應時士所當爲如是而已休寧陳生仰韓見余於
江寧惟余言之聽其爲文體和而正色華而不靡足以
自立足以應時者也然生從余遊十二年矣而猶困於
場屋謂生文不善乎不然也謂其枯槁孤寂而大遠於
時乎亦不然也夫艸木之榮華同本而遲速異時夫守
己不變以俟時者此亦士信道篤自知明之一端也生
尙終取余言乎哉因以是書生文之首云

惜抱軒文集五

題跋

孝經刊誤書後

孝經非孔子所爲書也而義出於孔氏蓋曾子之徒所述者耳朱子疑焉爲之刊誤夫古經傳遠誠不能無誤也然朱子所刊亦已甚耳夫其書有不可通者非本書之失後人離合其章者之過而文有譌失不能明也漢藝文志云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三章其曾子敢問章爲三章夫孝之常在於事親立身而其極至於嚴父配天故曾子敢問章義與首章之說相備朱子中庸章句

以孔子言子臣弟友之常爲費之小以舜文武周公之孝爲費之大夫孝經亦猶是已舉中庸之言孝以釋嚴父配天之義則知聖人論孝必極於是以人子自盡之實則匹夫啜菽而不爲不足以其行於天下之量則爲帝王制禮樂皆備於孝之中故曰義相備也子言天地之性人爲貴至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其辭盡矣其下故親生之膝下至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自爲一章以申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義也自以順則逆民無則焉至其儀不忒又爲一章言君子苟不能自慎其威儀而但以虛辭訓民民必逆之而滋爲凶

德縱能得志於民而已實無禮以臨之君子亦所弗貴是以君子慎威儀一章以申非先王法服不敢服非法言不敢道義也藝文志分三章是也而章首各有脫文又訓誤爲順儒者觀其發句言故言以遂聯屬之而以子曰字寘父子之道天性及不愛其親之上則失其所矣孝經後章之文多以廣前章之義但非必以經傳分其次亦不必拘拘比附也若其辭有同於左傳者蓋此固曾氏之書而左傳傳自曾申劉向別錄記之矣意或爲傳時取辭於是未可知也不啻孝經之文譌脫不具朱子覺此文義之不完反不如左氏之可通遂疑爲襲

左氏也其病亦由混合爲章者過也若其首前儒所分爲七章者朱子合爲一章則說誠善無以易矣夫儒者有德行有言語文學苟非亞聖之才不能備也德行之儒或疏於辭若坊記表記緇衣之類每一言畢輒引詩書文以証之閒有不甚比附而強取者矣亦洙泗閒儒者之習然也子思孟子然後不爲是習至荀子則亦有之矣孝經引詩書亦頗有然知其取義有疏密則可耳而節去之恐未可也

辨逸周書

世所傳逸周書者漢藝文志載之六藝略尙書中但云

周書七十二篇不云尙書之逸者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者劉向說也班氏不取識賢於向矣然吾謂班氏辨此亦未審子貢曰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雖小而所傳誠文武道非誣也誣則奚取哉周之將亾先王之典籍泯滅而里巷傳聞異辭蓋聞而識者無知言裁辨之智不擇當否而載之又附益以已之私說吾意是周書之作去孔子時又遠矣文武之道固墜矣莊子言聖人之法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五是也此如箕子陳九疇及周禮所載庶官所守皆不容不以數紀者若是書以數爲紀之詞乃至煩複不可勝

記先王易貴是哉吾固知其誣也其書雖頗有格言明義或本於聖賢而閒雜以道家名法陰陽兵權謀之旨程寤太子晉篇說尤怪誕殆非儒者所道校書者宜出之六藝入之雜家乃爲當耳宜依其本書名曰周書雖與尙書周書名同不害也不當曰逸云逸則附之尙書矣

讀司馬法六韜

世所有論兵書誠爲周人作者惟孫武子耳而不必爲武自著若其餘皆僞而已任宏以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兵權謀班固出之以入禮經太史公歎其閎廓深遠

則其書可知矣世所傳者泛論用兵之意其辭庸甚不足言禮經亦不足言權謀也且僅有卷三耳漢藝文志吳起四十八篇在兵權謀尉繚子三十一篇在兵形執今吳子僅三篇尉繚子二十四篇魏晉以後乃以筳篥爲軍樂彼吳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筳篥爲節乎蘇明允言起功過於孫武而著書顧艸略不逮武不悟其書僞也尉繚之書不能論兵形執反雜商鞅形名之說蓋後人雜取苟以成書而已莊子載女商曰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然則六弢之文必約於詩書禮樂者也劉向班固皆列周史六弢於儒家且

云惠襄之閒或云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然其爲周史之辭若周任史逸之言無疑也非言兵亦無與於太公也今六韜微取兵家之說附之太公而彌鄙陋周之權曰鈞不曰斤其於色曰元曰黑曰緇不曰烏晉宋齊梁閒市井乃有烏衣烏帽語耳而今六韜乃曰斤曰烏余嘗謂周秦以降文辭高下差別頗易見世所謂古文尙書者以他書事實證之其僞已不可逃然直不必論此取其文展讀不終卷而決知非古人所爲矣蓋古書亡失多在漢獻晉惠愍閒而好爲僞者東晉以後人也唐修隋書作藝文志不知古書之逸舉司馬法之類悉載

之顏師古注漢書於六韜直以謂卽今書此皆不足以言識至韓退之乃識古書之正僞惜其於此數者未及詳言之也漢書刑法志所載古井田出車之法甚詳其文蓋出於司馬法與包咸注論語辭同也刑法志引其文備故以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別以三十六井地當山川沈丘城池邑居園囿術路合之則百井包咸引其辭略故第言成出車一乘耳其原出一也作僞者其所見書寡於爲古文尙書者故舉此及他經史明載之司馬法而併遺之

辨賈誼新書

賈生書不傳久矣世所有云新書者妄人偽爲者耳班氏所載賈生之文條理通貫其辭甚偉及爲僞作者分晰不復成文而以陋辭聯廁其間是誠由妄人之謬非傳寫之誤也賈生陳疏言可爲長太息者六而傳內凡有五事闕一吾意其一事言積貯班氏已取之入食貨志矣故傳內不更載耳僞者不悟因漢諸侯王表有宮室百官同制京師之語遂以此爲長太息之一然賈生疏云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已足該此義矣不得又別爲其一也夫天子母曰皇太后妻曰皇后諸侯王母曰王太后妻曰王后雖武昭以後抑損宗室終不改此制

何嘗爲無別耶易王后曰妃自魏晉始作僞者魏晉後人乃妄意漢制之必不可用耳若諸侯王相用黃金印固爲僭矣故五宗王世易爲銀印然吾以爲此亦未爲巨害漢御史大夫秩中二千石銀印青綬張蒼以淮南王相遷爲御史大夫周昌以御史大夫降相趙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其時國相乃金印此正如隨以來外官章服官品雖崇而位絀於京職之卑品耳是亦何必爲太息哉要之漢初諸侯王用六國時王國之制故其在國有與漢庭無別者若此若皇帝臣下稱之曰陛下此是秦制周末列國諸王所未有則漢諸侯王必不襲用

秦皇帝之制而使其國臣稱曰陛下而僞爲賈生書及之此必後人臆造非事實也真西山取新書是篇欲以補賈生之疏吾是以爲之辨若其文辭卑陋與賈生懸絕不可爲量則知文者可一見決矣

讀孫子

左氏序闔閭事無孫武太史公爲列傳言武以十三篇見於闔閭余觀之吳容有孫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戰國言兵者爲之託於武焉爾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未有興師十萬者也況在闔閭乎田齊三晉旣立爲侯臣乃稱君曰主主在春秋時大夫稱也是書所言皆

戰國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虜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然自是世言用兵者以爲莫武若矣

書貨殖傳後

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於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薄先海內無校於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於窮約素封僭於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十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

情抄車文集五
欲爲心以禮教爲術人胡弗寧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歛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亾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箠蠻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睨牧長寡婦之貲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訾啜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矣夫

辨鄭語

太史公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吾謂不然今左氏傳非盡邱明所錄吾固論之矣若國語所載亦多爲左傳采錄而采之非必邱明也又其略載一國事者周魯晉楚而已若齊鄭吳越首尾一事其體又異輯國語者隨所得繁簡收之而鄭語一篇吾疑其亦周語之文輯者別出之者周自子朝之亂典籍散亾後之君子掇拾殘闕亦頗附會非實喜言神怪若周語房后爲丹朱馮及是篇龍漦之說何其誕耶夫褒姒之事鄭桓公所親見如是篇史伯所述後世紀前代之辭非同時辭也鄭桓公周賢人也而謂寄賄誘號鄩取其地用小人傾詐之術

且當西周時史伯惡能知周必東遷鄭必從之哉此可謂誣善之辭矣秦仲居幽王時僅一附庸不足云小國而何以云國大造飾之詞忘其時之不合以邱明君子必不取也若鄭人爲鄭語宜載有鄭東建國後之事子產引鄭書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司馬叔游引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然則鄭固有語輯國語者卒未得耶

跋夏承碑

自漢以來爲書者有隸書或又言八分書說者欲殊別之辨之愈繁愈使人茫然不得所據吾謂八分止是隸書耳衛恒四體書勢古文篆隸艸書四者而已明八分

在隸內也然隸書自有三種之別秦與西漢官俗所用猶未有波磔然不得謂之篆止是隸書其字形亦殊不正真所謂取便徒隸者是爲其一東漢及魏則波磔興矣然尙無懸針之體是爲其二自晉以來皆法羲獻有懸針垂露之別蓋創始於漢末而大盛於二王以至今日是爲其三其間貌別形殊真所謂變化如浮雲者然一以此三者統之則盡矣其中不容八分別爲體也蔡伯喈嫌世俗隸書苟簡謬誤正之以六書之義取於篆隸之間是謂八分蓋所爭者在筆畫繁簡得失之殊而不在體勢波磔之辨其謂之八分者既爲隸體執不

容盡合篆理略用其十七八耳亦如顏元孫所云盡法
說文則下筆多礙者也故余嘗云蔡伯喈爲漢八分顏
魯公書卽可云唐八分此與論筆法體勢者遠矣衛恆
云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王次仲未知何時人
然當在伯喈之前楷法者止言筆法之工拙與八分論
字形之正不與六義離合者無涉張懷瓘書斷妄以次
仲爲秦人又謂次仲作八分若以八分在隸外爲一體
者果若是漢書六藝志中載六體書何以遺漏八分耶
歐陽公集古錄凡漢碑字率呼爲漢隸蓋伯喈惟書石
經當爲世則字形必合典正故取於八分其尋常作書

亦或有出入況他人所書碑石舛失之字多矣其中縱
有能爲八分者謂之漢隸終不爲誤若俗體漢隸苟謂
之八分乃是誤也齊梁以下至唐人往往言分書真書
其分書乃指波磔而不懸針者聊與二王等真書爲別
異此皆沿俗失其義不若歐公稱漢隸之善世反謂歐
公誤以八分爲隸書可謂倒易是非也趙明誠云嘗出
漢碑數本示一士人何者爲八分何者爲隸士人卒不
能別不知八分本未嘗別於隸體也此夏承碑中作字
有甚得六義近篆者亦有從俗舛誤者然從其多者論
之固愈於漢人他碑作字舛俗極甚者卽謂此碑是八

情補車文集五
分書亦可但未知是伯喈所爲不耳至若鄭僑所云漢石經是隸體八分夏承碑是篆體八分此乃不知而妄說所謂使人茫然者也

書攷工記圖後

休寧戴東原作考工記圖余讀之推考古制信多當然意謂有未盡者東原釋車曰軫謂之收此非也記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軫方六尺六寸記曰參分車廣之一以爲隧蓋以二尺二寸爲輿後其前也其廣如軫而深四尺四寸以設立木焉是爲收詩曰小戎伐收毛公曰收軫也謂輿深四尺四寸收於軫矣非謂軫名收也

古者之尺小鞏之戰綦毋張寓乘韓厥肘之使立於後晉師入平陰獲殖綽郭最衿甲坐中軍之鼓下使軫深四尺四寸而已此非四尺四寸所容也故收非軫也夫車邸之四邊爲軫後軫無立木人所由登也軫三面有立木者謂之軌記曰軌前十尺而策半之此前軌也版之前於前軌者曰陰陰一而已少儀曰祭左右軌軌有三面也古大車轅上附輿小車軻下附軸其旣駕也軻附軸者上離輿七寸揉而升之踰軌及衡不及軌七寸而揉始焉故記曰軌中有潛今圖謂軌爲陰而揉軻自軌始抑誤矣輿上以一木再揉而曲爲三橫居前曰式

其餘輿上巨木皆曰較記曰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又其餘細木爲櫪旁者曰軹前者曰鞬故橫木其高平於式而當式後較也注家謂之騎士輓車其崇者騎而已大夫以上飾車衷甸重較騎上二尺二寸而設重較焉左右衡較皆二立較皆三短其一修其二記曰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謂重較也天子重較則爲繆龍荀子曰彌龍以養威也今戴君謂較騎不重者失之矣凡戴君說考工車之失如此其自築氏而下亦閒有然者然其大體善者多矣余往時與東原同居四五月東原時始屬橐此書余不及與盡論也今疑義蓄余中不及見

東原而正之矣是可惜也

書夫子廟堂碑後

虞伯施夫子廟堂碑無建立年月觀其文內蓋武德九年十二月建廟次年爲貞觀元年仲春廟成釋菜又稱述太宗有視膳問安及空山盡漠等語則知立碑必在李靖俘頡利之後高祖未崩以前而爲之也當武后稱帝之時磨去唐字改題曰大周孔子廟堂之碑故前署司徒相王旦書碑額後復有長安三年太歲癸卯金四月壬辰水朔八日己亥木書凡二十一字黃山谷見榮咨道家所藏舊搨本如此然史言是年三月相王罷爲

司徒矣不知史誤耶或山谷所記四月字非耶貞觀立碑年月是時既磨去及文宗時祭酒馮審又請琢去大周字及武后年號而元建碑之年竟不能知如今本是也歐陽公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皆以此碑爲武德九年立蓋失之是碑宋初已毀壞爲王彥超再建文內及金冊斯誤及字誤爲反榮光幕河幕字誤爲莫蓋再建時摹刻者失之耳石既非舊加又刻敝至今執是以論伯施書法之妙遠矣聞今安徽巡撫閔公家藏古拓殘文自集其字爲纂言孔繼涑爲鉤本勒石以一本贈余余觀之尙不如此石本伯施書雖渾厚而有鋒鏗王彥

超摹刻山谷固云不厭人意矣若孔刻乃彌失之摸稜爾但未見閔藏本不知究如何也曩時陳紫瀾宮詹見語云某王府有唐拓廟堂碑後進入大內果然亦可與山谷所見榮咨道家者抗行也

何孺人節孝詩跋後

昔孔子刪詩鄘風首柏舟之篇蓋春秋之時禮教衰風俗敝女子若共姜者鮮矣故聖人亟與之也其後風俗益偷若魯貞女淮陽陳孝婦之倫聞稱於世及宋時儒者申明禮義之說天下宗之至於今日女子皆知節行之爲美若柏舟之賢者多矣是何士大夫之德日衰於

古而獨女子之節有盛於周之末世也乾隆十五年禮部議從江蘇巡撫奏以天下爲節婦者衆不可盡予旌表乃別定爲格如格者乃旌表而女子之行或出於人所難能不忝不及格有終不與於旌表者矣然其實足以存教化美風俗君子樂得詠歌而稱道之不繫乎旌與否也鳳陽何太孺人少寡守節育其遺孤不忝孤子夭自投於井家人救出之爲立嗣嗣子長而又死卒撫孤孫今武清令何君也與鼐爲同年友京師士大夫以孺人節行尤異多作歌詩以美之何君以視余詩曰無忝爾所生夫孺人高行明節可以張之以風乎天下之

士君子而況其子孫也哉然則孺人之遺教遠矣

劉念臺先生淮南賦跋尾

右山陰劉念臺先生淮南賦蓋爲寶應劉練江先生作誄者也兩先生之於爲儒皆所謂篤行好學守死善道者也其相爲友有不僅直諒多聞之爲益者矣當萬歷中紀朝廷政治大壞念臺先生方出而練江先生告歸於家然皆內進修其德而外繫心於天下之事欲援手以救斯民者念臺先生以行人出使過邗方欲見練江先生而先生已沒故其痛尤深次年使還又過邗不勝其悲私謚之曰貞修而作此賦因自書以貽其家人此

情抱軒文集五
卷是也乾隆乙卯秋練江先生之六世孫台拱攜來江寧出以示鼐讀之使人感懷悽愴不能自己又念先六世祖汀州府君與念臺練江兩先生皆萬歷辛丑進士卒皆爲名臣俯以通家之情仰增敬慕用敢識詞於其後云後學桐城姚鼐記

方坳堂會試硃卷跋尾

乾隆三十六年會試余與南康謝蘊山編修竝爲同考官蘊山得詩四房余得禮記二房皆居西序東向坐最近時每其語得佳卷或持與觀賞之今觀察歷城方君坳堂出於蘊山之房余獲讀其文最先及填榜始知其

名其後余病歸久之來主江寧書院時蘊山旣外授遷河庫道去江寧三百里坳堂觀察亦來江南則居江寧日夕相從出其會試硃卷見示余再讀之因憶昔者兀坐終晷握管披卷時欣時厭及獲於諸賢聚居言笑之狀宛在目前計去今二十二年矣當時考官三人諸城劉文正公長白觀補亭尙書武進莊方耕侍郎皆已已同考官十八人及今存者余與謝觀察外復四人而已是科得才稱最盛而當時登第烜赫有聲若程魚門周書昌孔漢谷洪素人林於宣孔塢約輩今率已殞喪況歲月悠悠又自是以往者乎因與坳堂語及愴然坳堂

才行逾人不負科名是卷固宜爲後世所寶貴而余顧
尤念者今昔之情也同考官舊制用藍筆是科以
皇太后萬壽恩科易之以紫循用數科

升祔

之後復改從舊又是時試帖詩題在第二場房官以五
經分卷今則詩題移於第一場而房官無五經之名是
皆二十年中科場儀制之小變併記於是俾後考求故
事者知之

十一世祖南安嘉禾詩卷跋後

先叅政公當明中葉以給事中出知南安惠澤下流祥
嘏上應成化二年屬縣大庾有嘉禾之瑞一時文士多

爲歌詠凡數十篇而大庾蔣君銘爲之序叅政公既集
而刻之石又以其真蹟藏於家閱今三百二十七年矣
所藏閒有零失弟壯亭收輯重裝之凡得詩十六首仰
思先人仁賢清白之風無忘後嗣夙夜繼紹之志然則
是卷也在昔者爲國祥在今茲爲家慶夫豈特文章翰
墨之事哉子孫其世寶諸

梅二如古文題辭

吾郡潛山有張立齋先生者爲人純白清介舉世閒執
位利祿之事無以動其心者一以飭身稽古爲事因而
不改耄而不倦真所謂君子儒也宣城梅文穆公第三

子鈇字二如學於立齋矯然以節行自持其人品蓋似其師立齋頗好爲古文見二如古文喜以爲勝己梅君中庚午科副榜與鼐爲同年然初不及相知君後從文穆公居江寧乾隆四十三年鼐偶以事至江寧其時文穆已薨於人家坐上一遇君而心重之然匆匆別去又後十餘年鼐來主鍾山書院則君已喪數年矣江寧人每爲鼐述君之賢思今不可復得也乾隆五十九年八月見君弟繼美始得君文讀之果有高格清氣異於世之爲文者然君不自意其早亾爲文不自收拾繼美鈔以於散佚零亂之中得二十餘篇鼐取其尤善者別鈔以

付其家鼐家去潛山百二十里而不獲見張先生唯其文自先生存時已雕板得見然終以不遇其人爲恨君家世有德行文學自定九先生及文穆公所著書及文集行於海內鼐具讀之矣若君年四十而喪旣無立齋之壽以大著其名而文又未刻鼐苟非後至江寧烏知君行之詳及文之善哉君文太少似不足名集然世固有鈔取漢魏以來名人文數首輒以某集稱者然則卽以君集刊行亦可也

孫文介公殿試卷跋尾

武進孫文介公萬歷二十三年殿試對策卷公官禮部

時自取出以藏於家嘉慶四年余於公從七世孫淵如觀察處得觀之賢哲翰墨雖寸紙足貴況其身所由始仕而陳辭慷慨切直忠藎之志已見於此焉者乎文介書法爲世所稱董華亭亦嘗推之方其登第時年三十一書猶未爲甚工蓋暮年筆力轉進又踰於少壯之蹟然如公德修節立不愧始終書小藝不足論縱不能加益於其少時亦何害乎卷內每行作三十二字凡鄉會試卷皆有橫直硃絲行殿試卷但有直行而已推立制之意蓋以備士對策文有長短則字從而疏密無不可者今時相習書殿試所對率行二十二字失爲法之本

意矣觀公此卷足以知近時之失也六月二十八日桐城姚鼐謹跋

Blank manuscript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天保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